

庾子山全集

掃葉山房發行

庾子山集卷之九

錢唐倪璠魯王註釋

連珠

擬連珠

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屆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悽切畧同於江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

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戰

陣勇於風颭謀謨出於胸臆

楊雄曰風發颭拂師古曰颭迴風也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左氏傳曰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雌鯢長者數千里汲冢周書曰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

是以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息

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勇神謀行次熨斗坑王肅十萬之軍兵發襄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救莫敢爭鋒齊

王於焉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始也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

漢書曰蕭何曹參為相國以喻南康即位之時武帝進位相國也

魯衛前驅威風所假

傳曰太姒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論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

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

長諸侯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

縣有黃亭晉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杜元凱云陳留封丘

與齊皆蕭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史記高祖

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以喻梁武帝成江表

得王公傑九錫之儀南北若鴻溝矣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唾血轅門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

吳貪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馬大官大邑身之所

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敵事廣雅曰喋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

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甯亂

必千里命將盟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代卒至

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曰或

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聞也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

馬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

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

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

必大婦愛之姁之則闕氏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盟千乘之國須季路

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盟千乘之國須季路

之一言左傳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

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以

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射辭之為是不當納也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

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裳敵血得其駕馭
之方而乃造次納降慢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使平城之圍困
卒成句繹之叛徒滋威釀成國禍是以傷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屈

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

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

水以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之南陽葉縣干木為臣

天下無西河之戰魏史曰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軼也秦嘗欲伐魏或曰

諸侯此章喻梁武帝用朱昇等輩委寄失才也引古賢臣而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是也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秦史曰趙惠文王賜趙奢為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與趙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廉頗為將

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亡薊城去矣空用荆軻史記曰秦

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元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

殺荆軻使將軍王翦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遼東

庸燕王喜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

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女子顏
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廬中葵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蜀志曰劉先主
即帝位於成都名武擔在成都西北松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
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松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
也生於水故積聚其成以止淫水地平出水為淫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
河歌曰宣房塞兮萬福求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

庚子山集
卷九
連珠
二
瑞葉山房石印

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甯無水災此章喻臺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即鄢
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也竹枝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能挽哀江南賦云歟算不能救
黃河之濁即此意也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易林曰蟻封穴玄禽巢幕何能支久左傳襄二十九年云

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言至是以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

危也按燕一名玄鳥詩云天命玄鳥故稱玄禽也屋之四下者為厦江淹別賦云

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去復去今長河涸此章喻臺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簡文

為賊臣所制如蟻在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觀大厦之既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肓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徂詐相傾史記匈奴傳曰喋喋而佔

音謀利口也服虔曰口舌為喋莊子云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

九夫為井有市列子營營井人詩云乃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城東

橋詩曰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詩云乃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城東

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史記仲尼弟子

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詐之兵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史記仲尼弟子

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張儀見用六國縱橫史記索隱注曰張儀說六

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事秦連秦
之衡故蘇秦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衡音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也此章喻諸王援兵
之日諛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屠害張纘有起兵聚米之說遂爾閱牆王援兵
蕭綸有代景行師之言聞之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康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牆史記曰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
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
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建興十年慕容寶

軍參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赴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慙憤嘔血因而
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子弟皆號哭六軍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
寢疾乘馬與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積是以并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信張耳欲
東下并陘擊趙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舍使一大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拔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括為將秦
夾擊趙趙斬成漢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括為將秦
安君擒趙王歇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
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
十萬之眾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
也師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麥秀漸漸

君子有去國之悲史記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

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離離兮彼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

枝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枝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

瞻灞岸灞三輔黃圖曰武帝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縈七哀詩曰南登

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

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銷也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

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中興之業此子山所以舊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

連珠
三
埽葉山房石印

宮潘岳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傍魏志曰建荆棘叅天昔日長洲之苑雍門周曰

棘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章喻克復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

山遂隔太清羅亂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裴橫入獵之餘復令揚灰太極羽儀輦路

莫有子遺戶口人民百遺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空思說劍徒聞枕戈樂記曰裨冕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傳云薦瘥病弘大也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

之士說劍也晉書劉琨與親故書吾枕戈待旦志氣逆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

庸常恐祖生先著鞭方言曰戰吳帝即位三年拜為司空都督并冀三州諸軍事

幽州刺史劉琨字越石中郎也琨少負志氣有濟世之志

嶠勸進之甚相崇重與琨結盟不襲自執八連名上表帝為琨遣其子琨

故并贈名刀琨答曰鎮戍夏一約為兄弟是時西都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

為末波所獲因共結盟不襲自執八連名上表帝為琨遣其子琨

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公同志之知也王侯見齊羣書琨為琨遣其子琨

不是以白公之耳琨負公義也琨曰吾胡不耳初無害力雪國恥若兒書密達亦疑公

有知謀為之碑所信謂琨曰吾胡不耳初無害力雪國恥若兒書密達亦疑公

禍與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琨後起軍王據連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琨而韓據守女為

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琨後起軍王據連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琨而韓據守女為

匹繼之兒姪四謀俱被害按劉琨於王執王據連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琨而韓據守女為

遂承制江左劉琨勸進無僧辦劉琨於王執王據連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琨而韓據守女為

帝似故引之且陳武無僧辦劉琨於王執王據連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琨而韓據守女為

相承制江左劉琨勸進無僧辦劉琨於王執王據連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琨而韓據守女為

惜似故引之且陳武無僧辦劉琨於王執王據連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琨而韓據守女為

祖逖之慷慨能渡河師晉大亂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逖為奮威

將軍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後進此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

進此章喻建業陽九江陵不敢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無此陳霸先不足云也

哲陳霸先懷觀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謠曰穀林即陽城堯都平陽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於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堯都平陽

也惟桐惟葛無樹無封左傳哀二年云趙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毀桐棺三寸

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漢書楊王孫曰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

堪為棺故以為罰墨子尚儉也一曰葛棺三寸名葛之緇也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是以

葛為絨服度曰葛葛蔓也一曰葛棺三寸名葛之緇也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是以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亦不封不樹以喻元帝葬用肥席茅裹尸也

隋珠日月無蓋驪山之火其德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疏曰秦

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收兒亡羊羊入

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柳

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者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總帳朝脯上脯糒之屬月朔

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眺銅雀臺詩曰鬱鬱西

陵樹詎聞歌吹聲李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一囊之土罰甚桐棺一乘之車

殉同鮮葵鳴呼生為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對

驪山以興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陣氣雲鋪水經注曰

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

陸統攻而禽之彌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史記天官書曰陣雲

連珠

掃葉山房石印

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勝次西陵軍容甚盛元非綠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後漢書

帝命陸法和拒之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在今荊州漢書英布傳布友薛公

曰布以驪山之致萬乘此皆身不顧後慮梁溪苑乘巴渝皆謂拔逆黨以攻也

哀江南賦云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身不顧後慮梁溪苑乘巴渝皆謂拔逆黨以攻也

獄以爲晉安王司馬徹禁兵以配之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於

以助陸法和是也馬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雖有閱牆之隙

然本兄弟之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蜀法而楚必隨之忘宿憤以結新讐驅叛

徒而抗骨月王琳以藉威師徒而遷之嶺外法和方大聚兵艦而復阻襄陽是以魏

師卒至俛首係頸雖任約在外答仁請從帝與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

豈能推腹心於彼耶宜其有江陵之敗也與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生女哺用論曰秦築長城下尸骸相支狂戰國策曰秦東有

峭函之固韋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霜妻之哭未詳疑謂

安本故秦地江陵平男女盡俘入關故云遼東寡婦之悲代郡霜妻之哭未詳疑謂

蔡文姬沒于南匈奴探銅為遠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

屋請代王使厨人探銅為遠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

遂因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

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公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

之城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

涕十日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

既葬遂起淄水而死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江

陵之陷殺傷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別離如杜畿被害王褒獻侍竹盡斑此章喻江

男女盡為入關弱小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壞杞城也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

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眾
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陰謀
累葉必以凶終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
終不 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其史記曰李陵五千人都尉延可千餘里單
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救兵不到遂降匈奴陸平原之意氣登
奴單于以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人母妻自是之後李氏名敗王穎穎殺之將刑
河橋而路窮晉書曰陸機為長沙王人敗於河橋孟玖諧於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
內史故稱平原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之及機雲見害三族
無遺此章喻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買臣敗績王褒俘虜似蘭山之箭盡杜畿兄弟
若河橋之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陸士衡文賦云覽營魂以探蹟頓

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營心府間也言

為魂魄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營魄也言

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

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

名燐亦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晏子春秋景公問于梧邱夜夢有五丈夫斷其

名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晏子春秋景公問于梧邱夜夢有五丈夫斷其

頭葬之曰五丈夫邱後漢書蔡亭有鬼數殺過客王忱除郤公敗五丈夫駭斷其
浩名女子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問亭長
姓名女子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問亭長
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是以射聲營之風
雨時有冤魂射聲校尉漢武帝置以武建安七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工射者也
夜中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

庚子山集
卷九
連珠
五
歸葉山房石印

停棺不葬百餘所親履行問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廣漢集作
以來絕無後者寢為買空地悉葬其主者設祭以祀之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
哭於府中寵使紫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墓埋由是即絕謝惠連
祭古冢文云隱晉書劉琨奏曰懷情抱恨雖廣漢俗本寵乃勅縣墓埋由是即絕謝惠連
為莫也王隱晉書劉琨奏曰懷情抱恨雖廣漢俗本寵乃勂縣墓埋由是即絕謝惠連
秀才與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傷魂遊於新市意同殺傷
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傷魂遊於新市意同殺傷
蓋聞江黃戎馬之微鄢郢風馳之格傳江黃鄢郢皆楚地也江黃春秋時嬴姓國名左
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宜城故鄢又弦烟也後為楚所滅老子曰天
野楚別邑故鄢文選凡茲字五臣本皆作颺疾風也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
客言江黃鄢郢之選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左氏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及
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列異
其子也亦如余乎又曰余殺夫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列異
武昌新縣壯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攜幼子餓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張揖曰
雲夢在南郡華容縣此章喻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哀江南賦所謂石望夫而
逾遠山望子而逾多者也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

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

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

晉書曰孫秀使人求綠珠石

崇嬌詔收崇等崇正晏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

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駢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

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驕不逝今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汪云楚漢春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章喻江陵覆亡貴人妻妾盡被俘虜今時離怨平昔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傾愛妾何在綠珠則已墮吹樓虞姬之聞歌夜帳矣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

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左傳郭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孔叢子

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而興既使百姓待命及夫納侯景之興以皆由武帝一

心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是以武陵僭號蜀國既止湘東雪讐江陵復敗蕭

屏既已無餘枝葉又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過一州敬帝南還

終悲易姓譬如馬奔毛動舟覆物沉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左傳哀十二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無

國乎杜預是以楚璽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日標擊也楚璽謂江陵也吳宮謂建

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此章喻大梁之亡

如哀秋搖落江陵潰敗嗟楚璽之既填建鄴殘悲吳宮之已火此章喻大梁之亡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名聲互相題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

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百餘人皆

死獄中

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用史記高祖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

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時曰吾悔不以取天下也又韓信傳曰呂后使武士

用劍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不

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臯之

蟻能摧失水之龍

楚辭曰莊子庚桑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

連珠

一掃葉山房石印

秀才入軍詩曰流碣平阜此章喻已入魏之後東手受困雖有八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淮南子曰越船一艘之舟若無水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船小

船總以紅間綠不能無弦而射淮南子曰鳥號之弓經是以樊籠之鶴甯有六翮之

期骭麟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新序曰郭槐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

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

里馬至者二此章喻已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讐仇而身無權藉有如樊籠

之鳥豈望奮飛又若骭麟之馬已曾葵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左氏傳曰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

感哀之雲偏含愁氣袁宏後漢紀耿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

喻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有云終日無觀但見

異類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是以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白羽左氏傳曰楚子使王子勝

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離家折里悽恨撫膺列子曰撫膺也

起之去西河潛然出涕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譜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

自勝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荆軻西刺秦王為秦

所較 此章喻已家本江陵播遷秦地如許遷白羽趙虜房陵鄉關之思彌殷
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西河荆卿之悲燕市子山之哀江南有自哉有旨哉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程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也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

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

我則從君若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曰下邳翟公為廷尉

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是以平生故人

灌夫不去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侯失勢亦欲引灌

客也去之者門下賓客任安獨存後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等自是之

不與交通門下賓客任安獨存後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等自是之

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已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崔航

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暮齒雖復羣公歟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史記曰莊為故越之任安在矣

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

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

禁其業而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官秦禁其業留秦為涉傳士以秦晉陽思歸

之客臨淄羈旅之臣左傳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晉國本在太原晉陽縣樊父改之曰晉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
注見哀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二年曰晉人殺其大夫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
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杜曰羈寄也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
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

庚子山集 卷九 連珠 七 瑛葉山房石印

撫懷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此章喻已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

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也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友讓實半死而言生述異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龍門之桐高

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此章喻已哀傷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

實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據鞍之情吾無望矣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宋玉曰悲哉耿恭之悲疎勒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

年以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以疎勒攻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旬

奴攻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屬士眾擊走之餘數月食盡

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遂相隨俱歸廬兵追之且

戰且行吏士饑困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相持泣遂相隨俱歸廬兵追之且

沒三月至玉門惟餘二人在絕域年老思土枯槁死班超之念酒泉後漢書曰班超

陵人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

肅州也去長安二里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嗟乎寡人得見此韓非與之遊五蠹之書曰

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

信陵在趙思歸有年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信陵君魏王怒公使之秦王以韓非為已死

子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此章喻已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及夫疎勒

不還酒泉何望身羈長安韓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鵲人曰子胡不仁曰諸侯之驕我

蓋聞懸鵲百結知命不憂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鵲人曰子胡不仁曰諸侯之驕我

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傳曰鵲鳥也擇鳥云鵲其雄鵲北庫李

巡曰別雄雌輒異方之言鵲一名鵲郭璞曰鵲之屬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言知命者十日一炊無時何恥止靈臺中或曰第五頤容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

貧民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

子相失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

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三寸累纍若喪家之狗項孤竹之君實西山

之餓士恥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此章喻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憂

時不我與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士無名孤竹而子山

已餐周粟矣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論衡曰胸內無是以扶風之高鳳

無故棄麥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

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中年之甯越徒勞不眠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

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

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成王之師也此

甯越徒勞不眠傷其大節已虧文章究何補焉

東子山集卷九連珠

楊葉山房石印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見論五步之內芬芳可錄說苑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是以日南枯蚌

猶含明月之珠漢書地理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交州

產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曰垂明月珠水精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桐也注見

顧微廣州記曰海中有火珠明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上咸池黃帝樂名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

南國譬之蚌枯而珠在樹死而曲存此心終為梁也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荀息聞之上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基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難子其上公曰子

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

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

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人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

之過也乃至於此即毀九層臺況一斤高誘曰十鈞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

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百尺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是以截虎

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尚書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韓子曰夫龍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傷彼龍鱗終遭其怒與

也百尺加九基之上千鈞豈一木所支截茲虎尾將必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必入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

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遊人遊人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

之性在所習習善則善習惡則惡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不慎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出水德雖

平經風即險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此章言人逐物遷性有伊紂染惡來也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出水德雖

平經風即險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

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曰猶足自奮也